

在  
现场

□ 杨建明

阿爽是我单位的老同事。如今,我们都退休了,又被分配在同一个退休支部,支部活动每个月一次。有意思的是,我们居然还一起参加了老年合唱团。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格开朗活泼、处事大度、对人热情,若见别人有些啥难处,都很乐意帮助他人的人。

给我的印象是,她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。退休前在单位里,可以说是个欢快的“百灵鸟”。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,经常在工会义务帮忙,单位职工谁生病住院了,她总会自告奋勇地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去探望。

据说她在家也是任劳任怨,时常戏称自己是一个家务全包工,还有教育孩子也是她的分儿。其丈夫的工作是经常出差外地,根本顾不上家,她也从无怨言。有一次她丈夫在外工作不慎摔了一跤,手臂骨折,在家一躺就是几个月,全是靠她精心调理得以痊愈。

许是因为其丈夫长期依赖她惯了,养成了在家里几乎一点家务事也不干的习惯。有一次,她在外开会,回家已很迟了,丈夫竟然躺在床上看电视,硬等着她回家烧饭。她忍不住说了丈夫几句,他却无动于衷,也许他丈夫的意识里从来没有该为家人做些什么。她无奈地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烧饭。可贵的是她生气,自嘲自己天生就是个劳碌命。

更让人佩服的是,丈夫因工伤在家里宅久了,几乎患上了抑郁症。她也退休

快乐人快语

# “大家访”值得提倡?

□ 顾仲恩

今年这个夏天很热,可上海光明国际集团的领导心头更热。他们正在开展的“大家访”活动,让集团所属企业的每一位退休职工感受到了一股清凉。面对上门慰问的企业代表,老人们几乎众口一词:“感谢党的关怀!想不到企业没有把我们遗忘。”

“大家访”,是光明国际践行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的活动之一。五年前重组的该集团,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,目前成为国际著名的大型商贸企业。集团领导班子清醒意识到,主要生产食品起家的他们能有今天的业绩,靠的是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,但也离不开“光明”一代又一代老职工、老领导的艰苦奋斗。而今企业做大做强了,要把信息告诉尚存于世的老前辈,同时让退休了的老同志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。这也是该集团开展“大家访”的目的所在。

由此引发我感慨的是,当下不少企业对退休职工的冷漠无情。比如有个退休职工因为家人生大病致贫,跑到单位要求解决困难。不料有关领导对他说:你退休了,由“企业人”变为“社会人”了,有困难应该找社区街道或居委,与企业无关了。许多企业都有退管会,但这些退管会从不上门看望退休职工,只是到退休职工死亡,才派个代表到火葬场致个悼词而已,甚至取消。

全社会都来重视养老服务保障工作,企业不能置之度外。不要忘了“企业是职工之家”这句话。

# 快乐的活

了,于是天天拉着丈夫去附近的公园里散步,还跟着大家一起唱歌、跳舞。两人还时不时地有计划安排几次外出旅游。一段时间下来,丈夫情绪也渐渐开朗了,精神面貌也好多了。在家里,渐渐也有了欢快的笑声了。

但就在前不久,单位里组织退休人员进行一次体检,阿爽的肺部被查出了癌症,属于中晚期,医生建议,必须马上动手术。丈夫急得不知所措,阿爽却很镇静说:“开刀就开吧。”她还劝丈夫道:“人就这么回事,怕什么,动了手术不就好了嘛。”几天后,经过手术,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后出来,接连着又经过好几次的化疗,头发都脱光了,她去城隍庙那里买了个假发套戴上,不仔细看一点也瞧不出。她照样还是见了人嘻嘻哈哈的,照样每星期一次骑着一辆“老坦克”去娘家,看望已耄耋之年的父母亲,至于生病之事一丁点儿也没透露。一次老母亲有点疑问,说她脸色怎么那么苍白无血色,她忙搪塞道,可能我刚才一口气骑自行车太快了的缘故吧。

由于她从不把病痛什么的放在心上,半年之后,黑头发也长出来了,人渐渐恢复了原样,并且又来参加我们的老年合唱团了。见她那欢快的样子,我想,也许是她刚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洗礼,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洒脱、胸襟更为宽广了,合唱团的其他成员一点也看不出她曾是个患过重病的人,由于她的参与,合唱团的气氛似乎一下子比以前更加活跃了。

有一次,阿爽偶尔发现与她较要好

的小姐妹有好几次没来唱歌了,就向周边熟悉的人一打听,这才知道小姐妹也患了与她同样的病,但比阿爽的病情要轻。但那位小姐妹的情绪糟透了,甚至有厌世的念头。阿爽便主动地经常抽时间去她家,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去安慰患者。渐渐地,那位小姐妹在她的开导下,情绪稳定了,心情开朗了,脸上也有笑容了,身体也逐渐开始恢复了。

每当看见阿爽那精神饱满快乐的样子,我就会由衷地佩服她的热情和那样的好心态。自己患病在身,却还给周围人带来快乐。在一次年底的聚餐会上,她坐在我旁边,天南地北地聊着聊着,我忍不住地问她:“阿爽,你是不是个天生的快乐宝宝,我与你是几十年相处的老同事了,似乎从未见过你的忧愁?”阿爽朝我做了个鬼脸,然后对我很认真地说道:“其实我也是个平常人,喜怒哀乐谁没有?那就看你的选择了。选择忧愁,自己苦瓜着脸,周围人也跟着你不自在。而选择快乐,周围的人也会受之影响而欢快起来。”她沉思了下,抬起头来又对我说:“特别是我这次动了手术,也算是从鬼门关那里走了一遭,我觉着能活着就已是赚了,那我还不快乐点?不然的话,岂不辜负了老天爷的厚爱,还憋屈了自己,又何苦呢,哈哈……”

听了阿爽这一番话,许是受她那积极生活心态的影响,我不由地一下子也来了精神。是啊,每天开门七件事,哪有事都顺心顺意,接下来我要向她学习,既然活着,无论如何,那就应该快快乐乐地活!



喜鹊 (国画) 李洪源 (81岁) 作

# 隔代亲与一年级孙子的游戏

□ 秦廷模

我的孙子每天做好功课以后,经常叫我与他做游戏,他称之为“白相”。内容是我们两人充当某个场景中的角色。

近来常常充当司令和下属作战队长,以前曾经做过店老板和他的属下,还扮过房产销售和顾客的角色。

在这些游戏活动中我们都以情景中的角色来讲话。譬如当军人的时候进行了战争策划,还有总结汇报等。在买卖的特定场景,我们干起了订合同及招聘员工的事情。我发现他已经知道了不少事情,如招聘人员的岗位有销售,发货,保管,卫生保洁等等。孙子会制作表格列出不同岗位的薪酬。

在当军人的游戏中,他自称是新武器的开发者,并讲了新式武器的特点,有重量准确度以及研制进度,甚至还有量化的表达。

每当他充当某个角色和我交谈的时候,停顿时眼神有些呆滞,我知道他是在思索,在组织语句。我觉得他蛮耿直可爱的。而我也会在听他的意见时转动眼珠想一歇,表示正在消化理解。

在这样的游戏活动中他了解认识了许多概念,譬如打了仗之后要总结,还要统计伤亡治疗伤者,要吸取教训进行整改。在教学活动之前要明确理念,做出计划。商业工作中要订合同开发票,进行合理的讨价还价。

在游戏中要说一些英语,比如说赢者,败者,裁判,受伤,冠军,昂贵,枪枝炮弹等等,他也会讲了。

忆往昔

# 老西门曾是 我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,听说正在动迁,我特意作了一次重游。

□ 戴存亮

连日的阴雨终于露出了冬日的阳光。我从翁家弄向街巷的深处走去,一直走到孔家弄,依稀记得小时候的孔家弄是弹硌路,狭窄的路幅一年到头很少有汽车驶过,就是脚踏车也少得可怜。我伫立在120号门前,注视着眼前这幢比我年龄大许多的房子。这是一幢三层砖瓦结构房子,童年时候的家就在二层前楼,站在老屋前,小时候的情景如过电影般在眼前浮现:清晨,母亲就起来生煤球炉子,浓烟呛得她连连咳嗽;傍晚,父亲下班归来,推开房门时疲劳的身影;晚饭后,一家人围坐在当时十分稀少的熊猫牌无线电前,听着杨长笑沈的独角戏;我们兄弟4人为了吕布与关公谁更厉害争得面红耳赤……阳光投射在老屋的墙上,留下了斑驳的影子。底楼的木门历经岁月风霜的洗礼,陈旧而又破败,原先楼下的煤球店不见了踪影。以前我家的木窗换成了钢窗,其余的一切依旧还是50多年前的容颜。不仅我家老屋容颜未改,整条孔家弄都是“涛声依旧”,逼仄、无序,犹如都市里的穷街,与繁华的大上海显得格格不入。

在我居住在孔家弄期间,发生了一件至今都令我刻骨铭心的事。是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,这天是星期天,家里吃馄饨,我们弟兄几个围着桌子帮助母亲包馄饨。中午时分,突然,听到窗户外人声嘈杂,急促的跑步声和叫喊声交织在一起,我急忙走到窗前探头朝外张望,只见隔壁118号三楼冒出滚滚浓烟,大火蹿出窗外,马路上的人惊慌失措,一片混乱。“失火了!”失火的房子离我家只有一墙之隔,只要稍借风势,立刻就会殃及我家。母亲马上叫我们赶快逃命,我们兄弟4人顾不上洗手、换鞋,急忙跑下楼去。马路上挤满了围观的人群,有的嚷嚷着“快打电话”,有的拿着脸盆、脚桶准备打水救火。118号楼里的人都逃了出来。但是,我怎么也没有看到母亲的影子,直到救火车来了才把大火扑灭。这场大火将118号三楼屋顶烧穿,房间里的物品全部化为灰烬。后来我才知道当我们兄弟几个逃离后,母亲并没有马上离开,而是将一只既大又沉,一个人根本无法抬起来的樟木箱硬是从屋内拖出,而后顺着下行楼梯一点点移动,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移到楼下。这时,母亲已经使完了全身力气,累瘫了下来。

后来,我问母亲:“火都这么大了,你怎么还不逃命?”母亲说:“箱子里都是我许多年积存下来的布料,你们兄弟几人以后长大了,发的这些布票肯定不够用,留着今后给你们做衣服。”母亲说这话时显得十分平静,但是我却无法平复内心的波澜,此时此刻,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母爱的人性光辉和怜爱之情。

我一步三回头告别老屋。用不了多久,孔家弄120号老屋就会不复存在,穷街将旧貌换新颜。承载了童年时光的老屋会一直留在记忆之中,每每想起,心中涌起的总是一股暖流。